

·文献学苑·

中国古代体育文献述略

陈智军 (兰州城市学院体育系 甘肃兰州 730070)

摘 要: 中国古代体育文献十分丰富,可惜大多已散佚不存。文章从历代书目及有关典籍中钩沉索隐,对历代有关体育运动的重要文献,按时代顺序做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和概括,并结合时代特征对体育文献的发展状况及特点进行了总结论述。

关键词: 古代中国 体育 文献典籍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06)05-0137-05

Compendium of the Chinese Archaic Gymnastic Literature

Chen Zhijun (Gymnastic Department of Lanzhou Normal School, Lanzhou, Gansu, 730070)

Abstract: There is abundant gym literature in ancient China. But it is a pity that most has scattered.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tries to sort out the important literature from bibliographies and related works, and also makes some comment on their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 in the background of different era.

Key words: ancient China; Gym; literature

CLC number: G256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06)05-0137-05

中国古代体育文献历经久远,卷帙浩繁,按其体裁来分主要有两大类:以简帛等为载体形式出现的非印刷品(汉代以前)和以纸质为载体的印刷品(隋唐以后)。按其内容来分又大体可分四类:一是综合型文献中有关体育的篇章,包括大型类书、丛书,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说郛》、《古今图书集成》等;二是有关某项体育运动技巧的文献,如棋谱、棋经、马射谱、蹴鞠谱等;三是专门的体育典籍,包括论及体育发展史的,如《角力记》;专门论述某个项目及比赛情形的,如《丸经》等。四是各类史书、笔记及文学文献中保存的有关体育方面的材料,包括“二十四史”、诗词、歌赋、笔记、戏曲、小说及其他文体中的有关体育娱乐的记载与描写。唐诗中即有大量反映唐人体育文化的作品,如王维《寒食城东即事》:“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杜甫《清明》:“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韦庄

《丙辰年鄜州遇寒食城外醉吟》:“永日迢迢无一事,隔街唯闻筑球声。”历代笔记如《唐摭言》、《东京梦华录》等,也有大量反映民间开展体育游乐的场面,小说如《金瓶梅》中李桂姐踢球的精彩情节,《水浒传》中武术与拳击场面的描写等等,都是弥足珍贵的体育文献资料。可惜我国古代的专门体育文献大部分已失传,尤其前三种文献散亡情况较严重,使读者不能详细了解其内容体例及价值,本文根据历代目录著录情况及有关文献,对古代体育文献的发展试作考述:

一 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的体育活动混杂在生产劳动、宗教、教育、军事、礼仪之中,没有独立和分离出来。因此,这一时期没有专门的体育文献,但一般文献中却有早期体育活动的零星记载,如《山海经》中的“夸父追日”,可以看作是非正规的赛

跑运动。《淮南子·本经训》和《楚辞·天问》中记载的关于“羿射九日”的神话传说,反映了弓箭的发明和先民对射术的掌握。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作品中也有体育活动的内容,如射箭、溺水(游泳)、赛马、棋艺、养生等,与战争和礼乐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如《礼记·射义》、《荀子》、《墨子》、《韩非子》等文献中都有关于射击与礼仪关系的记述,《战国策》中则有关于蹴鞠的最早记载。

二 秦汉至南北朝时期

秦统一全国以后,体育运动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年代久远,流传下来的文献很少,尤其是体育文献,但从书目及现存的类书、丛书以及私人著述中尚能看到部分。如《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中,都著录有一些体育文献。由于秦汉时期战争频仍,所以当时的体育活动多与军事有关,体育文献仍然依附于军事文献之下,如《汉书·艺文志》“兵技巧类”就著录有《逢门射法》二篇,《阴通成射法》十一篇,《李将军射法》三篇,《魏氏射法》六篇,《强弩将军王围射法》五卷,《望远连弩射法》十五篇,《护军射师王贺射书》五篇,《蒲苴子弋法》四篇,《剑道》三十八篇,《手搏》六篇,《蹴鞠》二十五篇等文献,他们的产生与流传都与用兵打仗有直接的联系。可惜的是,这些早期体育文献不仅没有留下作者姓名,也陆续失传。

史书与文学作品中也保存了大量有关体育的材料,如《史记·李斯传》云:“二世在甘泉宫,方作角抵俳优之观。”^[1]又《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戏。”^[2]古代文献中所谓“角抵”是相扑与武术的结合,在当时它与乐舞有紧密的关系,游戏的成分更多一些。《史记·苏秦列传》记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3]这段记载描述了当时齐国都城民间丰富多采的娱乐活动,其中包括“蹋鞠”。“蹋鞠”,即蹴鞠,汉代刘向《别录》曰:“蹴鞠,促六反。蹴尤踢也。”^[4]汉赋中也有表现体育运动的内容,如李尤的《鞠城铭》等文中都有关于早期足球的描写。《鞠城铭》云:“圆鞠方墙,仿象阴阳。法月冲对,二六相当。建长立平,其例有常。不以亲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鞠政犹然,况乎执机。”^[5]鞠城也叫鞠域,即足球的比赛场地。该赋对汉代足球比赛的规模、方法、人数、规则、裁判都有描述,是一部有关足球运动的重要文学文献。此外,还有何晏的《景福殿赋》、卞兰的《许昌宫赋》等都有关于早期蹴鞠活动及场所的描绘。

王充《论衡·艺增》有尧时老农“击壤”于路的记载。据三国魏邯郸淳的《艺经》,古代农民用一块长方形的木块,侧

立于地面,在三四十步以外,用另一木块抛掷,谁将竖立的木块打倒便为胜者,极似今日的保龄球,当时把这种游戏称为“击壤”。两晋南北朝时,击壤在民间十分流行,南朝诗人谢灵运在《初去郡》中写下了“即是羲唐化,获我击壤声”的诗句。张协的《七命》中也有“玄韶巷歌,黄发击壤”之句,是说当时黑发的童子歌唱,黄发的老翁在玩击壤游戏。

由于黄老及道教思想的盛行,汉代至魏晋社会上出现了神仙崇拜热潮,并在理论上探讨长生不老的秘诀,《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行气玉佩铭》、《黄帝杂子步引》等均是有关气功导引的文献,可惜都已散佚。七十年代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有关导引行气的汉代文献《却谷食气篇》、《导引图》,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气功养生文献。《却谷食气篇》详细论述吐纳食气的法则。《隋书·经籍志》子部即著录佚名《导引图》三卷,后世散亡,据内容推断,可能就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部《导引图》,该书有四十四张导引动作图像,并以文字的形式标明功法名称及所治疗的疾病。葛洪的《抱朴子》和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魏华存的《黄庭经》等道教著作中都有大量篇幅讨论行气吐纳法,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气功养生文献。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文化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同时也是门阀氏族制度兴盛时期,文人玄士除清淡外,大多雅好棋艺,所以,这一时期有关棋类的文献颇多,邯郸淳《艺经·棋品》对围棋有理论上的总结,认为:“夫围棋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体;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斗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6]象棋在宫廷和文人中也很盛行,如北周武帝曾制《象经》,文学家庾信曾写《象棋经赋》及《进象棋经赋》。《隋书·经籍志》子部中记载的有关棋类的文献大多产生于这一时期,如沈敞《棋势》十卷,佚名《棋势》十卷,王子冲《棋势》十卷,佚名《棋势》八卷,佚名《棋图势》十卷,范汪等《棋九品序录》一卷,袁遵《棋后九品序》一卷,梁武帝《围棋品》一卷,陆云公《棋品序》一卷,梁武帝《棋法》一卷,徐广《弹棋谱》一卷等。可惜,这些文献大多散佚不存,有些有后人辑本。

三 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强盛时代,统治者对军事和科举(包括武举)制度的重视,有力地促进了体育运动的发展,出现了体育鼎盛局面。《新唐书·选举志》记载,武则天“长安二年,始置武举,其制,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7]可见当时体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项目繁多,宫廷、民间体育都得到了充分发

展,体育文献也十分丰富。

马球运动产生于汉代,曹植《名都赋》中有“连骑击鞠壤,巧捷唯万端”的句子,其中的“击鞠”即是指打马球。至唐代马球运动逐步发展成熟,无论宫廷还是民间都十分流行。据封演《封氏闻见记》记载,唐太宗在安福门城楼见到“西蕃”人(西域人)打马球,觉得这项运动很有意思,于是下令普及。又据王定保《唐摭言》记载,唐代凡新考中的进士都要在月灯阁参加马球赛,神策军中的职业球手也来参与,观众纷纷前来观战,热闹非凡,场面盛大。唐韩干《宁王调马打球图》,宋李公麟《明皇打球图》都是最好的例证。当时也有女子也参与打马球活动,五代时期后蜀的花蕊夫人曾写道:“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认,遍遍长赢第一筹。”^[8]生动描绘宫女打球的情态。

蹴鞠是男性喜欢的运动方式,尤其是在节日及春季由宫廷或民间举行大规模的比赛,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载:“荆州百姓郝惟谅,……武宗会昌二年,寒食日,与其徒游于郊外,蹴鞠、角力。”^[9]徐坚《初学记》卷九讲到蹴鞠之球“古用毛纠结为之,今用皮,以胞为里,嘘气,闭而蹴之。”^[10]仲无颇作《气球赋》:“苟投足之有便,知入门而无必”,从中看出当时的蹴鞠与现代足球之间的某些联系。秋千往往受到女性的青睐,这从唐佚名画的《秋千图》可以得到证实。

唐朝宫廷还盛行“步打球”,到北宋以后称为“捶丸”,是现代高尔夫球的雏形。王建《宫词》第十三首云:“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一半走来齐跪拜,上棚争谢得头筹。”^[11]对于“步打球”的场面细节作了描述,是重要的文献资料。

唐代受西域民族及少数民族文化影响,胡风盛行,所以,角抵(角力)运动颇受民众欢迎,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中引周緄的《角抵赋》,从赋中可以了解到当时的角抵杂糅了相扑与武术散打二者的特点,是这一体育形式在唐朝社会的真实反映。

唐人喜围棋,上至帝王,下至贫民百姓都较擅长,据《云仙杂记》载,翰林王积薪,“每出游,必携围棋短具,画纸为局,与棋子并盛竹筒中,系于车辕马鬣间,道上虽遇匹夫,亦与对手。胜则征饼饵牛酒,取饱而去。”^[12]说明有会弈棋的下层百姓。张籍《美人宫棋》诗云:“红烛台前两翠娥,海沙铺局巧相和,趁行移手巡收尽,数数看谁得最多。”^[13]也说明唐代妇女对弈棋之爱好。两《唐书·艺文志》有唐韦珙《棋图》一卷,此外,还有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棋经》写本(编号S.5574),据研究它比欧洲现存最早的棋类经典文献还要早七百多年,是当今存世最古老的棋类文献。

唐代文人在交际场所喜爱博奕,两《唐书·艺文志》著录上官仪《投壶经》一卷、吕才《大博经》二卷、董叔经《博经》一卷、李邵《骰子选格》三卷等,都是当时人所写有关博奕理论的文献。

唐人尚武,武举也要考射击,甚至连妇女都参与射击,杜甫《哀江头》诗即描绘宫女骑射:“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十分形象。两《唐书·艺文志》著录的王珣《射经》一卷、张守忠《射记》一卷、任权《弓箭论》一卷及陈宏《玄宗马射图》等,都是有关射击的文献,可惜都已散佚。

唐代还盛行拔河运动,当时的进士薛胜写过《拔河赋》,形象地反映了民间拔河活动的盛况。

隋唐时期文人士大夫讲究气功养生,隋代有巢元方著《诸病源候论》一书,详细介绍气功导引术,强调肢体运动、呼吸锻炼等,是系统论述气功养生的一部重要文献。书中介绍各种导引术278种,全面反映了古代体育康复疗法在古医学体系中的地位及具体方法。气功方面,据两《唐书·艺文志》著录,还有唐司马承祯《脩生养气诀》一卷,康仲熊《服内元气诀》一卷,佚名《气经新旧服法》三卷及《康真人气诀》一卷等。

以上这些文献为研究隋唐五代的体育活动提供了宝贵资料,可惜大多已经失传。可喜的是,唐人笔记及文学作品中的体育资料,留存至今,至为宝贵,这可以从现存《全唐诗》、《全唐文》及类书等文献中找到。

四 宋元时期

宋代由于社会的发展,工商业的繁荣,城市的大批涌现,市民阶层逐渐壮大,体育活动逐渐有宫廷娱乐转为市民娱乐,出现大批靠体育表演为生的民间艺人以及许多体育组织。现存的宋代体育文献有很多,类书如《太平御览·艺经》,史书如《宋史·礼志》及宋人笔记等,都有关于体育活动的记载,此外,南宋人陈元靓编辑的《事林广记·戊集》中也有关于体育活动的内容。

蹴鞠至宋代十分盛行,宫廷中常有蹴鞠比赛。宋徽宗赵佶即酷爱此项运动,两个宰相李邦彦和高俅均为能手。在民间还产生了蹴鞠组织——“圆社”(亦称齐云社)。因此,有关蹴鞠的文献应运而生,如汪元程著《蹴鞠图谱》(又名《打球仪》),曾被编入元末明初陶宗仪的《说郛》,后又被辑入《古今文献集成·艺术典·蹴鞠部》。还有无名氏的《蹴鞠谱》抄本,重点论述足球技艺,认为蹴鞠重在熟悉球性和控制球的能力。该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有关足球运动的专

门文献,据传是由圆社人所编,或经他们转抄流传。

南宋时期流行跳水运动,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两画船,上立秋千,……一人上蹴秋千,将平架,筋斗掷身入水,谓之水秋千。”^[14]“水秋千”就是一种跳水器械。王珪有《宫词》写道:“内人稀见水秋千,争攀珠帝帐殿前。第一锦标谁夺得?右军输却小龙船。”^[15]生动再现了当时跳水运动的场景。

宋代是象棋进入规范化的重要时期。北宋的象棋子、棋局都还没有定型,许多是以军事战争名棋,棋局可以三至七人对弈。到南宋棋子、棋局和著法就基本定型化了。当时的象棋文献主要有:尹洙撰的《象棋》、司马光撰的《七国象棋》、晁补之的《广象戏图》等。南宋陈元靓的《事林广记》亦收有象棋论述和棋谱。围棋在唐朝就已发展到很高水平,宋代更加兴盛。宋太宗赵匡胤就是个围棋高手,他不仅创造了三势棋谱,还有《棋图》一卷,可惜此书已失传。宋代关于围棋的文献很多,李逸民的《忘忧清乐集》,就是收集南北宋的棋谱、棋论编辑而成的一部重要文献。另有张似所撰的《棋经》,也是一部围棋理论文献,共十三篇,各篇名为论局、得算、权舆、合成、虚实、自知、审问、度情、斜正、洞微、品格、杂说。对围棋战术理论作了精深的阐述,为后世围棋技术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宋史·艺文志》子部著录的有关棋类文献还有:唐绩《棋图》五卷,《金谷园九局谱》一卷,王积薪等《棋诀》三卷,《棋势论并图》一卷,徐铉《棋图义例》一卷,《棋势》三卷,蒋元吉等《棋势》三卷,太宗《棋图》一卷,《局谱》一卷,韦诞《棋图》一卷,《奕棋经》一卷,《棋经要略》一卷,王子京《弹棋图》一卷等。

宋代出现了专门的角抵组织——角力社(也叫角抵社),类似现在的摔跤协会。宋调露子的《角力记》是一本专门论述角力历史的专著,书中回顾摔跤发展演变的过程,系统论述了角力的形成,角力的名目和技术要求,有史有论,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体育史论著。

两宋时期,讲求养生的风气依然浓厚,出现了许多气功养生理论文献。如《宋史·艺文志》子部著录中皇子《服气要诀》一卷,桑榆子《新旧气经》一卷,丁少微《真一服元气法》一卷上官翼《养生经》一卷,王弁《新旧服气法》一卷等。

宋代文人们常常举行博戏活动,《宋史·艺文志》记载的有关博戏的文献有:卜恕《投壶新律》一卷,司马光《投壶新格》一卷,王趯《投壶礼格》二卷等。秋千也是当时民间十分普及的运动,宋词中就有许多描写女子荡秋千的情景,富有情趣,如欧阳修《蝶恋花》:“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苏轼《蝶恋花》:“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

人笑。”李清照《点绛唇》:“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描写女子荡秋千时的真实情景。

元代因为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给中原体育带来了独特的传统体育形式,武术空前兴盛。体育活动的兴盛,加之印刷术的改进,体育文献的刊刻印刷大大增多。首先,元代捶丸运动十分盛行,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出现了一部专门论述捶丸的文献——《丸经》^[16]该书是一位以“宁志斋”为室名的文人所著。全书除“序”外,分上、下两卷,每卷十六章:承式、崇古、申时、因地、择利、定基、取友、正义、置序、试艺、记止、制材、衍数、运筹、决胜、出奇。下卷十六章:权与、制器、取材、适宜、处用、观形、善行、宁志、集智、举要、知己、宋中、玩心、贵知、待傲、知人,共计三十二章。不但总结捶丸的发展历史,并且对过去和当时流行的捶丸方式、场地用具、击球技术、竞赛规则及捶丸的作用等都作了详细记述,还特别强调了体育运动的道德发扬。现存的《丸经》是有周履靖《跋》文的明刻本,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高尔夫球的文献。

射击是元代人最喜欢的运动之一,这类文献有:纪亶《广弓经》一卷,王德用《神射式》一卷,刘怀德《射法》一卷,任权《弓箭启蒙》一卷,张仲商《射训》一卷,马思永《射诀》一卷,王越石《射议》一卷等,与少数民族善骑射有关。

元代的棋类文献并不多,只有严德甫、晏天章著有《玄玄棋经》一书,已佚。

元代的文学作品中有表现体育活动的,如张可久的《气球》诗:“一脚腾空上紫云,强似向红尘乱滚。”汤式的《蹴鞠》诗:“脚到处春风步步随,占人间一团和气。”最能反映元朝开展足球活动的是邓玉宾的散曲《仕女圆社气球双关》和萨都刺的《妓女蹴鞠》,曲中不仅写了许多踢法及动作技巧、姿态,还写了男女青年同场踢球的情景。

五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因统治者大兴文字狱,著书立说的局面相对沉寂,体育文献也受影响,但这时期由于复古思潮的影响翻刻旧书之风盛行,对古代体育文献的流传起了积极作用。

明清时期由于象棋较广泛发展,已有多种棋谱专书问世,如唐寅著《棋双》,朱晋桢辑《桔中秘》,佚名辑《金鹏诀秘》,佚名辑《梦入神机》,徐芝选著《适情雅趣》,董公圣著《梅花泉》,王再越编《梅花谱》,薛丙撰《心武残谱》等。这些棋类文献的流传,既反映了明清社会象棋的普及,也为近代象棋的发展作了理论指导。

明清时期的围棋文献很多,主要有明许穀的《石室仙

机》,清陶式玉主持,名棋手吴瑞徵、姜子思、蔡邻聊等参与编写的《官子谱》,施襄夏的《弈理指归·弈理指归图》,范西屏的《桃花泉弈谱》等等,大多都保存至今。

明清时期气功导引术趋于成熟,主要代表文献是明代朱权的《活人心法》,该书提出著名的“八段锦”导引法,标志着我国传统气功导引术的成熟与最高成就。此外,这类文献还有《医学八门》、《慎柔五书》、《老老恒言》等。

武术一直为中国所特有,从远古至明清,武术在民间流传不衰,特别是明清时期,武术十分兴盛,门派林立、各成一家,自有拳谱套路。这时期留下了许多武术专著。主要有程宗猷的《耕余剩技》、俞大猷的《剑经》,吴叟的《手臂录》、黄百家的《内家拳法》等,还有许多未经刊刻的私人抄本,以及口口相传的拳术歌诀。最著名的是明代戚继光的《纪效新书》。该书有多种刊本,目录内容多不相同,如周世选本分十八卷,有关武术的篇章有长兵、牌笏、短兵、射法、拳经等;王象乾本则分十四卷,有关武术的篇章有手足篇,记述了枪、牌、笏、棍、钗、射、拳等武术;收录了“杨家六合八母枪法”、俞大猷的《剑经》和戚继光自编的《拳经》三十二势图诀。此书是历来研究武术的重要文献,后来茅元仪的《武备志》等文献对其内容均有转载引用。另,清代吴叟著有《手臂录》,此书以精解枪法而著名。全书四卷,后附一卷,除卷三的“单刀图说”和卷四的“诸器总说”、“叉说”、“狼笏说”、“藤牌腰刀说”、“大棒说”、“剑诀”、“双刀歌”、“后剑诀”外,均讲枪法,并附有图解。此书有康熙元年(1662)刊本行世,另有《借月山房汇抄》本及《指海》本。

由于商业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兴盛,明代民间体育运动得到广泛的开展,如明人刘侗《帝京景物略》卷二记载小儿“击壤”活动:“二月二日龙抬头……小儿以木二寸,制如刺核,置地而棒之,一击令起,随一击令远,以近为负,曰打。古称击壤者耶!”当时击壤之戏被称为“打瓦”,还有一种叫“打板”,清周家楣、缪荃孙等编纂的《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小儿以木二寸,制如枣核,置地棒之。一击令起,随一击令远,以近为负,曰打板。板古之所称击壤者也。”

小说是明清时期的标志性文学样式,明清小说中有大量的反映民间体育活动内容,如《金瓶梅》中就记载有象棋、围棋、双陆、秋千、击壤、毽球、击球等运动,如第二十五回“吴月娘春昼打秋千”,表现女子对秋千的喜好与普及。角抵是融相扑与散打为一体的运动,据统计,《水浒传》全书反映角抵的有无数次,其中四次最精彩,即第三十九回、第七十四回、第八十回及第一百零四回。清李声振有《角抵》诗:“北脚南拳两擅名,健儿格斗敢横行。”明人褚人获

的《隋唐演义》,有整整一回写柴驹马等人踢球的场面,清初顾汧《过颜淡园寓观蹴鞠》诗,蒲松龄《聊斋志异·汪士秀》故事等,都有足球活动的描写。^[28]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史记·李斯传[M].文渊阁《四库全书》[Z].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影印版.
- [2] 班固.汉书·武帝纪[M].文渊阁《四库全书》[Z].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影印版.
- [3] 司马迁.史记·苏秦列传[M].文渊阁《四库全书》[Z].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影印版.
- [4] 刘向.别录[A].文渊阁《四库全书》[Z].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影印版.
- [5] 李尤.鞠城铭[A].汉魏六朝百三家集[A].文渊阁《四库全书》[Z].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影印版.
- [6] 邯郸淳.艺经·棋品[A].陶宗仪.说郛·卷一百二[Z].清宛委山堂本.
- [7] 欧阳修.新唐书·选举志[A].文渊阁《四库全书》[Z].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影印版.
- [8] 花蕊夫人.宫词[A].毛晋.三家宫词·卷中[A].文渊阁《四库全书》[Z].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影印版.
- [9] 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三[A].文渊阁《四库全书》[Z].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影印版.
- [10] 徐坚.初学记卷九[A].文渊阁《四库全书》[Z].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影印版.
- [11] 王建.宫词[A].毛晋.三家宫词·卷上[A].文渊阁《四库全书》[Z].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影印版.
- [12] 冯贽.云仙杂记·卷六[A].文渊阁《四库全书》[Z].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影印版.
- [13] 张籍.美人宫棋[A].张司业集·卷七[A].文渊阁《四库全书》[Z].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影印版.
- [14] 孟元老.驾幸临水殿观争标锡宴[A].东京梦华录·卷七.台湾[A].文渊阁《四库全书》[Z].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影印版.
- [15] 王珪.宫词[A].毛晋.三家宫词·卷下[A].文渊阁《四库全书》[Z].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影印版.
- [16] 宁志斋.丸经[A].陶宗仪.说郛·卷一百一[Z].清宛委山堂本.
- [17] 林菁蓝.中国古代的体育图书[J].文史知识,1993,(8).

作者简介 陈智军(1963-)男,兰州城市学院体育系副教授。